

展览进行时

陈无忌：“张谢传派”的代表人物 ◆ 占豪



■ 雪禽红树(中国画) 陈无忌 作

作为新一代海派画家代表，陈无忌幼喜绘画，年少时即师从孙仲威、李伯南，由于非厂、胡若思处窥得“大千世界”之妙，后又深造于壮暮堂拜稚柳夫子门下，得以“取法乎上”。作品以山水为主，傍及人物、花鸟、走兽、鱼虫等所有十三科，追求画家画和文人画相融、工笔及写意互补的画风。近年来，在“上法唐宋”、“外师造化”的基础上，广采博取，熔现代摄影光感幻彩和西洋印象派绘画光与色的神采于一炉，时代面目强烈，有着极为独特隽永的艺术语言及浑厚强烈的个人风格。

陈无忌先生的大幅细笔青绿山水《江堤晚景》为其临南唐董源本，并参以大干临本而成，所用心力，几可与大千先生并美。泼彩与细笔相结合《雪峰云幻》则呈现出比细笔青绿山水更为壮阔的视觉效果。著名美术评论家王永林谓《雪峰云幻》：“泼彩恰到好处地控制，使作品放逸而不狂野，于隽雅中寓豪气；细笔轻松灵动的勾勒皴擦，让作品于谨严中得活泼之势；加之赭石淡彩的巧妙运用，使作品更为沉稳而又富变化，在大干泼彩的基础上，突显出无忌泼彩清丽精雅的全新气象，是自出机杼也。”

日前，2013 北京保利八周年秋拍——陈无忌专场拍卖圆满落幕，参拍的 43 幅作品全部成交。

作为“张谢传派”的代表人物，陈无忌先生先后在国内外举办个人画展 20 余场，出版画册近 20 册。厚积薄发的卓然成就引发了国内外艺术理论界、美术史界诸多名家的关注。陈无忌虽名“无忌”，但并非无所顾忌之人。他对传统经典的敬畏，深蕴于其笔尖画作之中，优游于唐宋风华之间，既有壮暮夫子之沉静雍容，亦有大千先生之潇洒飞扬，而唯独没有当代画坛常见的那种怪怪无理。(陈无忌精品在鼎艺空间持续展出，地址：上海市闵行区金汇路 528 号五楼 E013 室鼎艺会)

佳作背后

多少烦纡事，磨于水墨中 ◆ 朱国荣

古往今来，有很多的人和事，在逢缘巧合中，遇到终身为之奋斗的结合点，走上自己选择的康庄大道。朱贵曾先生受家藏书画的影响，在少时即喜欢上绘画，默默耕耘数十载，孜孜以求，锲而不舍，老而弥坚，实属难能。

朱先生在漫长的艺术实践中，在山水、花鸟都有涉猎，他曾将临摹、写生作品，请教于王个移先生，得到个老的悉心指导和点拨，指出不足，激励图新。个老对他说：“画画不能太旁杂，要有所侧重。”他时刻把此话铭记在心。作画要感受深才能有好的笔墨和好的作品出现。要感受深须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。朱先生读了先秦诸子文章，历代名

人诗词、画论。常一卷在手，研思要旨，感悟其中精义，指导创作思路不断延宕。

为感受各地的风土人情，优美景致，他游历于三清、武夷、青城、峨眉、太行、雁荡、肇庆、鼎湖、张家界、长江三峡等地。每当登临，深感造化神秀，雄伟苍茫、壮丽幽旷。他一年四季，时时观赏，写生不辍，得花鸟动物形神于胸，故其所作山水含造化之功，得黄宾虹先生之笔意，灵动苍劲，墨气淋漓；写意花鸟笔致飒爽、凝重；工笔花鸟则精细高雅，清丽纯朴，传递了中华民族传统绘画的精神气息。

朱先生尤喜画猴，潜心于画猴艺术的探索，作为一个求索者，他不

避寒暑，每逢休闲的清晨，一个面包、一壶水、一本速写簿，乘公交赴西郊公园（即上海动物园）的猴山，观察猴的情态，捕捉猴的形神，直至日落。经他多年的历练和积淀，感悟到如何描绘猴的瞬间动态。从简单与单纯、粗糙与粗犷、精细与精湛中发现不同点，删繁就简地进行梳理与提炼，所作速写越千幅。古人云：“无情无趣不可谓之画。情趣者，必先究其情，穷其性、牵其机、画其态，八面来风，涉笔成趣，耐人寻味，曲尽其妙者也。”故其画猴，用笔洗练，形象活泼灵动，表现出有情有趣的艺术效果。

“多少烦纡事，磨于水墨中。”朱先生已是望八之人，仍自强不息，持



■ 猴(中国画) 朱贵曾 作

之以恒地进行书画创作，期盼有更多的好作品问世。预祝其画展成功。

画家观点

快乐是永恒的主题 ◆ 王人梁



■ 赤道之恋(油画) 蔡居 作

我和蔡居先生由生到熟，知他有种很特别的人生。他出生在一个艺术与学术相结合的家庭，其父亲蔡上国先生建国初在我国乃是位有影响的学者、画家及文物鉴定家。长兄蔡亮是中国美术学院教授，是我国第三代最优秀的油画家

之一。蔡居先生说其从小喜欢画画，幼年随父亲学习画画，十四岁后拜其父好友应野平、朱屺瞻、林风眠学习中国画，后又习西画拜刘海粟、颜文梁、周碧初为师。1964 年至 1965 年作为蔡上国的助教，在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任教。后一场运动结束了他一段青年时期的艺术生命。多年后，他再一次进入中国美术学院进修，师从其兄蔡亮先生。后旅居国外，做了一位职业画家。

一次应朋友们相邀，与先生同游太湖，一路上和蔡居先生畅谈甚为开心，先生说，回上海一定为我作一幅画像，当时我只以为先生说

说而已，没想到回家几天后，接先生电话说已为我画好。那天去他家时他家有好多的人，有我熟悉的和不熟悉的。大家看了都说画神了。蔡居先生谦虚地说，早年随父、兄、老师们学画都以写实为主，我问，先生你在国外不是有小赵无极的雅号吗，蔡居说那是朱德群先生见到他的一幅《运动的蓝色》抽象画，差点误以为是赵无极的作品而传开的。

蔡居先生作品可为二大类，50 岁前与后，前以写实为主，后旅居海外以抽象画为主。在印尼、马来西亚的原始森林，早晨弥漫的水汽，犹如一种自然色块在移动，使其有一种探索绘画语言的激动和一种无法形容的快感。特别是 2001 年印尼森林大火，烧掉了相

当于三个新加坡的国土面积。火灾的那天他正好坐小船出去，见到漫天的火焰，烟雾照得海水赤黑相间，分不清水和天，让人失去了思考的能力。面对此景，感到的不是恐惧，而是崇高壮丽和雄伟。心告诉他，非得用抽象形式才能表达出令人震惊的画面。

蔡居先生认为绘画是一种情绪和气氛的表达，创作时要着重快乐地在画面中流淌。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主任邵大箴说“他把中国水墨画的泼墨与泼彩法与西画色彩，自动流淌、滴、洒、面、甩、泼法巧妙地结合在一起，形成色彩的点、线、面，其中包含着他的原先的效果和偶然获得的灵感……有鲜明艺术个性风格的蔡居，他还在行走，向着前面他更理想的目标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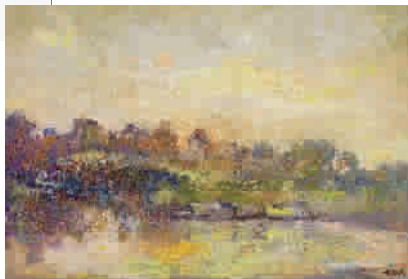
多维空间

“流金岁月”露峥嵘 ◆ 杨毓皓

由上大美院曹有成，章永浩、李郁生、步欣农等十五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家带来的“流金岁月——2014 上海大学美术学院老教授作品联展”定于 2014 年 2 月 12 日下午 15:00 开幕，次日免费对公众开放，2 月 15 日 13:30 还将举办由上大美院著名艺术家主持的“艺术鉴赏沙龙”活动。展览将持续至 2 月 17 日。地点为上海市复兴东路

1117 号，上海驰翰美术馆。“流金岁月”的参展者年高资深，青壮年时代亲历改革开放之巨变，退休后再目睹社会长足进步，纵览天下，以亲身经历和纵横比较，感悟最多最深。他们积累了丰富的感觉经验，这些经验，尤其是急剧变化的时空经验，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他们的创作。其艺术蕴含着这种变化的经验和由此形成的新

观念，见证了中国伟大复兴的历程。老教授们多具极好功底，有令人羡慕的过去，但不满足于此，仍不懈探索追求，可谓退而不休，“烈士暮年，壮心不已”。他们感慨人生苦短、来日无多而倍加珍惜余生，因而不事空谈，以只争朝夕的精神，实实在在地为社会继续创造文化精神



■ 江南湿地(油画) 曹有成 作

产品。这一场由油画、书法、水彩、雕塑等多样艺术形式联合而成的艺术展览，同样不容错过。

海上印社



■ 程瑶田篆刻“茸之兮荷盖”



■ 私玺

先秦印章统称古玺，盛行于战国时代。印学界对古玺的认识，因为去古益远，而要滞后于汉魏印。明代朱简在《印经》中对一些“有识有不识者”判为先秦以上印，已属创见，但时代过于宽泛，也未能引起同仁的关注，在学术上达成共识。清代中期前，好古的鉴印家们在辑录古印谱时，也大多将古玺作“未识私印”附于谱后，甚至不予收录，这种误认颜标、朦胧无知的状况，直到大学者兼篆刻家程瑶田的出现，才得以改观。

程瑶田（1725—1814），出生时因稚嫩小手中有一“田”字掌纹，遂以田名，字易田。安徽歙县人。程瑶田勤思好学，博识多闻，却于科考屡屡受挫。四十六岁甫恩科中举，六十四岁授江苏嘉定（今属上海）教谕，嘉庆元年（1796）举孝廉方正。程瑶田早年与戴震、金榜同游院派经学家江永之门，又与乾嘉学者钱大昕、王念孙、汪中、王鸣盛、翁方纲、阮元、桂馥等私谊深厚。他笃志著述，研究涉及训诂、象数、地理、名物、制度、历算、声律、金石等各个领域，在士林中有很高的声望。晚年目瞽，犹口授晚辈撰成《琴音记续篇》。

程瑶田在研究经史之余性耽书法，得晋人笔法。工篆刻，宗法秦汉。时广东番禺进士潘有为宦游京城，喜收藏古铜印，达一千三百余钮，拓成《看篆楼古铜印谱》。乾隆五十二年（1787）秋，潘氏邀请相交多年的程瑶田观赏藏印，并嘱为印谱作序。程氏在序中真实记录下了与潘氏及其文友张敦仁、宋葆淳一起鉴印时的对话，如亲眷欵，诸老音容，宛在眼前，也为印学史留下了一段难得的学术史料。

当宋葆淳留意一方“王氏之玺”古玺时，程瑶田解答了“圻”即“玺”字的缘由与区别，称：“《说文》‘玺’专属之王者，而蔡邕《独断》则以‘玺’为古者尊卑共之，秦汉以来，惟至尊称‘玺’。”证明“玺”是秦汉以来帝王印章的专用称谓，而在秦代之前“玺”是不分贵贱，“尊卑共之”的。宋葆淳又询问谱录中的“私圻”“私余”等印作何解时，程瑶田明确地说：“此皆‘私玺’二字也。私玺者，卑者之玺。玺但用‘余’者，古文省也。”而“私玺”如同“家玺”可不冠姓名，均作为封物凭信之用。程瑶田通过大量古玺实物的比照，藉其对古文字学与训诂学等深厚的素养，得出这一重要、大胆的学术高论。虽寥寥数语，如探骊得珠，为古玺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，也使他站在了印学研究的前沿。

甄别出私玺的程瑶田

◆ 韩天衡 张炜羽